

复辟狂李秀成

工农兵学员 胡润森

提起李秀成，大家都知道“忠王”不忠，被捕后写下了投降叛变的自白书——《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铁案如山，是个太平天国的大叛徒。但是，李秀成为什么当了叛徒呢？毛主席指出：《水浒》中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李秀成和宋江是一路货，在被捕前就是一个投降派，一个搞修正主义的复辟狂，一旦被捕，当叛徒不过是一个必然结果罢了。

路线决定一切，同宋江改“聚义”为“忠义”一样，李秀成搞修正主义也是从路线上开始的。早在一八五七年，他就以建议的形式，向洪秀全提出了一条“依古制而惠四方”（《李秀成供状》，以下不注明出处者与此同）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洪秀全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农民革命路线相对抗。什么是“古制”，用李秀成自己的话说，就是“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就是“仁爱”、“德政”等孔孟之道的破烂。因此，李秀成的所谓“依古”，不过是孔老二所谓“复礼”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革命，就是要砸烂旧世界，也就是“反古”——如果要“依古”，还要革命干什么呢？一个要反，一个要依，生动地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这个“依”字，实际上就是李秀成大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信号弹。

由于一八五六年韦昌辉的反革命政变和一八五七年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严重困难。但在洪秀全农民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导下，经过广大太平军将士的艰苦奋斗，到一八五八年，形势已经开始好转。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连续胜利，在击溃清军“江北大本营”并占领扬州后，不久又全歼了湘军王牌李续宾部，解除了安庆之围，扭转了石达开分裂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危急战局，并于一八六〇年，开始了向中外反动派勾结的心腹地区——苏浙一带猛烈进攻。但是，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秀成却利用其窃取的权力，在苏浙地区疯狂地推行“依古制”的复辟倒退路线，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干着“还乡团”的罪恶勾当，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加速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失败。

在“依古制”的复辟倒退路线下，李秀成在政治上大搞阶级投降主义，招降纳叛，让地主阶级分子把持苏浙地区的各级政权。他率兵所到之处，大肆宣扬“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诚，自无流离失所，永为天国良民。”（《李秀成六言谕》）请看，绅董即土豪劣绅这些封建制度的政治基础、农民革命的对象原来是李秀成的“良民”，这不清楚地说明了李秀成所谓“依古制”的复辟倒退路线的社会基础吗？这些反动家伙不仅是李秀成心目中的“良民”，而且还要“度其干事才能称职者充当其任”（《李秀成谕苏

郡人民》),就是说还可以当官。好一个“度其干事才能”,李秀成在这里玩弄的是“不管白猫黑猫”的鬼把戏,实际上不过是他向地主阶级交权的一个幌子罢了。李秀成在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于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个个心领神会,摇身一变,成了太平天国的要人。长洲恶霸地主徐少蘧不但被李秀成授为太平天国的“抚天侯”,而且还有权任命乡官,“长洲县地方军、师、旅帅,皆徐派授。”(《太湖采府》)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叫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在李秀成统治下的苏浙地区,情况正是如此。

李秀成在政治上大搞复辟倒退,竟然发展到包庇反革命叛乱。一八六一年,熊万荃在常熟阴谋策划武装叛乱。李秀成察觉后是怎么处理的呢?他一不进行追查,二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只是将熊一人“遣之出,令拒守平湖、乍浦之间。”(《苏台麋鹿记》)这种调开了事的办法,不但没有阻止熊万荃反革命叛乱集团的干将在常熟的叛乱,而且又给熊万荃在新的管辖地区策划又一场反革命叛乱提供了条件。由于李秀成的蓄意包庇,一个叛乱阴谋变成了两场叛乱活动。对此,连策划苏州叛乱的反动分子吴云也迷惑不解。他说:“此绝大破绽,居然瞒过”,李秀成竟“形同木偶”,被“玩弄于股掌之上”,“此中实在底蕴,未能尽悉。”(《两淮轩尺牍》)其实,李秀成包庇叛乱活动的“底蕴”,是很容易“尽悉”的。李秀成自己就说过,他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虽有他意,无有招引之门”。原来,一个是已经公开的叛徒,一个是尚未公开的叛徒。惺惺惜惺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李秀成不但爱叛徒,更爱那些顽固不化的清朝官吏将领:俘虏的“俱未伤害”,赠银派船,任其逍遥,“礼遇”唯恐不周;死了的“代收埋”,捧为“英才义士”。攻克杭州时,他抢得一匹马,飞身上城,不是去慰问太平军的伤病员,而是去保护清朝浙江巡抚王有龄。当他发现这个家伙已经自杀时,便如丧考妣,立即将其下棺入殓,派专人护送回籍。李秀成这些叛卖活动如此无耻,难怪清朝的一些反动官僚要慨叹“尔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了。苏、常一带的地主分子,更是为李秀成大唱赞歌。据陈澹然的《江表忠略》载:“李秀成之踞苏、常也,振流亡,薄赋敛,苏士大夫刊巨碣颂之。”这种所谓“巨碣”不但有“民不能忘”的歌功牌坊,还有所谓“军民颂德靡涯,黎庶歌功无尽”的报恩牌坊。牌坊既然是士大夫搞的,其中的所谓“民”,所谓“黎庶”究竟代表些什么东西,就不言自明了。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李秀成对地主阶级搞仁政,对农民阶级就一定是新的压迫。他在“仁政”的旗号下,熄灭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却不熄灭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反攻倒算。他背叛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却恢复并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李秀成“依古制”的修正主义纲领,表现在经济领域内就是维护旧的封建土地制度,背叛《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基本经济政治纲领,它所描画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

田亩制度》)的理想蓝图,激发农民阶级为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和整个封建统治制度,建立“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社会英勇战斗。李秀成却公开践踏《天朝田亩制度》,私自颁行了一套复辟倒退的经济措施:允许地主“照旧收租”,不准农民“抗霸”(《熊万荃晓谕》);设立催租逼息的官方租息局,“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评即送局比追”(《天朝勋臣王廷天安办长洲军民事务黄布告》)并从法律上进一步承认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剥削农民的合法性,发给地主“荡凭”,让他们“永远收执,取租办赋”(《太平天国荡凭》)。地主阶级因此而兴高采烈,气焰嚣张,狂呼“以长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赵氏日记》)真是可恶至极!可恨至极!!

“翻案不得人心”!李秀成利用手中掌握的一部分权力,在经营苏浙中大搞复辟倒退的反动勾当,引起了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警觉和反对,他们严肃地批判了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洪秀全痛斥李秀成“忠而变奸”。干王洪仁玕义正辞严地批判了他的“仁爱”谬论,认为在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中,“咸丰的军队对于我们并无丝毫恻隐之心”,“我们亦不能以仁爱给他们。”(《天京游记》)英王陈玉成也指出,在阶级斗争极为尖锐的时候,李秀成大讲什么“仁爱”、“德政”,不过是一种“煦仁子义”(陈澹然《江表忠略》)罢了。已经亲手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农民阶级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他们要造反,要革命。在常熟、昭文、无锡和金匱地区,农民的抗租暴动相继发生,迅猛发展,如火如荼,不可阻挡。以常熟为例,从一个地主分子龚又村的《镜稚轩自怡日记》的记载可以看到: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当地租息局方才成立不久,即“遭土匪之劫,屋庐多毁”;二十八日,“知俞顾两局亦停,所收租勒作勇餉,业户未归”;到了四月初九日,抗租斗争形成高潮,“邹氏设局于神祠,又被拆坏,局董俞卿被戕投水,收过租米之局,众佃竟欲索还。”这一场有色有声,威武雄壮的革命斗争,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李秀成的威风。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派、复辟狂难受之时。李秀成恼羞成怒,撕下他那层“使贫富两安”的遮羞布,杀气腾腾地令其部下钱桂仁“拿办土匪”,“发勇擒拿,并遣长发驻局”(同上),对抗租农民实行了血腥镇压。李秀成彻底暴露出复辟狂的狰狞面目,揭了自己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底:原来他的“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就是对农民阶级的高压盘剥,严刑“弹压”;原来他的“依古制而惠四方”,是“依”清朝封建旧秩序而“惠”地主阶级。就这样,李秀成经营的江浙地区完全沦为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名义上挂着太平天国的招牌,骨子里和清统治区是一路货色。李秀成搞修正主义、搞复辟的罪行及其恶果,是惊心动魄的。我们必须深刻记取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历史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的一面镜子。剖析李秀成,有助于我们认清现代复辟狂邓小平的狰狞面目;剖析李秀成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助于加深对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实质的认识。修正主义者都是复辟狂。他们对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怕得要命,恨得要死,总要开倒车,总要历史回到旧时代的“古制”中去。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复辟倒退的反动勾当,他们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